

2009 中国最佳

杂 文

2005-2014
太阳鸟文学年选

主编◎王 蒙

分卷主编◎王乾荣

中国文坛流金十年的永恒经典

 辽宁人民出版社

2009

中国最佳杂文

主 编 王 蒙

分卷主编 王乾荣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9 中国最佳杂文/王乾荣编. —沈阳:
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7. 7

(太阳鸟文学年选 / 王蒙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5 - 08911 - 5

I. ①2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杂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7075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 - 23284321 (邮购) 024 - 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 - 23284191 (发行部) 024 - 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sh.com.cn>

印 刷: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375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丽竹 陶 然

封面设计: 小 北

版式设计: 孙志武

责任校对: 于风华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05 - 08911 - 5

定 价: 49.80 元

序：“遍读”之难

王乾荣

读了一本书，刀尔登先生的《中国好人》，2009年2月第1版，看来是新著。缪哲先生在该书《序》中说：“这集里所论的，大多为古事；然而所见每与我们听说不同。”这个“我们”，不知包括哪些人？本人读此书，觉得自己也算一个吧。可刀先生令我服膺的，不是他的“所见与我们不同”，很多人之“所见”，也多少每与“我们”或“我们听说”不同呢；我最钦佩的，是他的学识。

刀先生文中，往往有断语式叙述——如说韩愈，“一生事迹，果然好人，至少道德水准在水平以上”，“自古及今，文章能写得如此之好的，能有几儿”；如说屈原“作了《天问》，两千年间的学人，则共同创作了一部《不问》”……刀先生这样说，就要熟悉韩愈一生事迹，把自古及今文人的文章，与韩文作一番细比；也须把两千年间学人的文章研读透彻，方可得出他们共同创作了《不问》的结论——这腹笥的浩如烟海，不能不令人惊叹！

经朋友介绍，我从网上看到一篇批评杂文作者和杂文的大作，据说很有影响，所论范围挺大，也爱下断语。文章把杂文作者分为三类，即文坛耆宿、媒体编辑、教授学者，分别点了众多人名。论者说第一类人，“倚老卖老，寻个由头儿，兜售点儿历史典故知识杂碎，字句繁冗絮叨，篇章圆滑中庸”；第二类人是作者“最不屑”的，因为他们“占着那‘一亩三分地’，弄点报刊上的下脚料，敷衍成篇，本是习作练笔之文，却仗着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的便利，一篇杂乱小文到处开花、遍地结果”；第三类人，则

“以杂文为旌幡，遮蔽着自己学术的笨拙浅疏，搭建着自己跻身名流的高梯，护卫着自己在学府里的金字招牌”。其实杂文作者除此三类，还有别类，这位先生也许无暇顾及，但口气还是读遍当今杂文的意味。不管怎样，作为一个杂文作者和编辑，即他划定的第二类人，他这个论断，看得我直冒冷汗。

不过还好。这位先生刀下留情，这样全称判断、一锅烩了之后，仍从“锅”里捞起可入他法眼的两位青年才俊，称之为“杂文干将”，夸赞一番，叫人不至于太过沮丧。对另外五六位，似也有所不忍，认为他们的杂文，“还是有可读性”的，不过“近来没有什么有力量的东东了，在炒冷饭”。所以我的汗，稍敛，又流了下来……

流汗归流汗，我认为上面三类杂文作者对这位论者，没必要反唇相讥——这是我一贯的观点。想来还有更多狠批杂文的文章，如果我读到，也会取这种态度。

前数年，网友评选娱乐圈“十大丑星”，某上榜明星，略欠幽默细胞，把“丑”简单理解成其貌不扬，说爹妈给的，咋啦，于是打起人格权、名誉权官司。其实只要不是侮辱诽谤，血口喷人，那明星就没有理由、也不必要对“丑”如此较真。你是明星，在公共舞台和大众传媒亮相，就要经得起众人评头论足，哪怕品评你的长相——这是你必要的“牺牲”。不想让人家议论，就躲在家里别出来登台表演；而即使在家，你爹妈和兄弟姐妹，也难免对你的言行有所说道。

杂文作者写了文章，放抽屉里，没人会对它说三道四；拿去发表，作用于读者眼睛，刺激读者的神经，还能让人家没有反应？反应，即有毁有誉，纯属正常。当然被毁则报，被誉则默，属人之常情；不过我不赞成当今文化圈某些名家所持的那个动机论——别人对他们大作稍有批评，就指人家“借名人出名”，或“企图以批名人的小文赚点可怜的稿费”，云云。你先别管人家动机，只看那批评是否讲理，有哪些意见值得汲取。可以争辩，不同意他观点，也可以“报”，却不必气急败坏，至少讲点儿风度。

徐志摩当年批评鲁迅说：“先生的作品，说来大不敬得很，我拜读过很少，就只《呐喊》集里两三篇小说，以及……《热风》集里的几页。他平

常零星的东西，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。”陈西滢更说：“鲁迅……的文章，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——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。”瞧这两位口气，何止“大不敬”呢？但是鲁迅对这种轻蔑，持啥态度？他平静地说：“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‘有根’的‘学者’和‘尤其’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。”断言鲁迅“不应该出来”，欲褫夺鲁迅的表达权，便有霸道意味——国民党还没有禁得住鲁迅文章发表呢——还不是“踏倒”吗！可鲁迅并没有指徐陈二人“借批评鲁迅以出名”。

上述这位论者，大概还没有悉数“踏倒”杂文作者的意思，我想他也没有“借批评‘文坛耆宿’而出名”的怪想法。鲁迅都批评得，今天哪怕是“文坛耆宿”，也不应有批评的豁免权吧？批评者就是发一个言，口气冲了一些，论断大而化之了一些。但他给了我一个警醒——还有人对杂文作者和杂文现状，如此愤慨不满，确实值得写杂文的人深长思之。

我权将这位先生的大论，看做对杂文作者的恨铁不成钢吧。他分别用“精神撒娇”、“卫道士的说教”、“没有新见解新思想”、“满纸废话”、“在及格线之下”等断语，定格各路杂文作者的作品；而他眼里的标准杂文，是“具有烟火气息，要纯正激昂、痛快淋漓，有鲜活灼人的真声音在里面”的，所以现有杂文，“没几篇上得了版面”。可不少报刊老是首发或选发杂文，每年还出几册“选本”，显然是荒唐之事。

不过我觉得，当下“激昂、痛快淋漓，有鲜活灼人的真声音在里面”的杂文，还不是没有。我举个例子——收入本选本的孙道荣所写《颈椎病的非医学因素》。作者说：“今天的人，低头多了，抬头少了……看近的多，望远的少了……哈腰的时候多了，挺胸的时候少了……点头的多了，摇头的少了……东倒西歪的时候多了，挺拔威仪的时候少了。”他推论出，今天人们的“非医学因素颈椎病”，即由此而得。也许有人认为该文不激昂，不痛快，不鲜活，是假声音，没关系；但我觉得它至少有点儿“灼人”，而且总不能指它是“卫道士的说教”吧？它说如今人人皆君子，万“病”概无，更没有这类“颈椎病”，才不算“卫道”吗？又，周濂在《暗夜微光》一文引季羨林话说：“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，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，这是我的看法。”也够“灼”的呀。这后半句，在过去铁定

“反道”，是咱们不敢说的，好在如今出自总理看望过多次的季泰斗之口，且引无妨。例子多多，我只举这两个；还有很多杂文也许少见“真声音”，咱们唯有努力。

至于“纯正”，是挺吓人的。纯正就是百分之百。据说当年王明自诩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”，已成笑柄。今天杂文如何才能爬上“及格线”，达于“纯正”，这“及格”和“纯”，又由谁决，大多作者恐怕不明所以，也难做到，我想等这位先生详细论证以后，咱们再朝这个方向奋进。

而“没有新见解新思想”，倒是个大问题。现在的杂文作者，很多时候确实只是重复前人思想、既有道理；不过我以为把某一伟大思想，在某一点上“重复”得略有心得，有所发挥，就满不错啦。现在连最寻常道理，很多时候也不被承认，或被肆意歪曲呢。回到常识，并不要什么新见解、新思想，可往往挺难。收在这个选本里的苏中杰《那是美丽的姑娘，不是妖怪》一文说，小和尚想看美少女，是不是人之常情和人们的常识？可老和尚硬指那美女是“妖怪”，禁止小和尚想和看。所以目下一再重复常识，揭一下盛行的瞒和骗的厚皮，能缜密委婉地、令人信服地论证谁是“美丽姑娘”，谁是“妖怪”，或者干脆直通通地明言“是”或者“不”，像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，就很了不起。而能出“新见解”、“新思想”者，即是鹤立鸡群的思想家——可古今中外一共有多少人堪称思想家？连鲁迅，对有人给他戴上“思想家”桂冠，尚且敬谢不敏呢。也许当下每一位杂文家，都应该争取做一个思想家，但是在成为思想家之前，却不能不让他以现有脑袋思考，也不能不让他写杂文，并且拿常识说事儿。我同意张燕玲在《关于鲁迅文学奖·散文杂文奖答记者问》中说的，“不少杂文，还在拘于一事一议的小格局中”；而杂文要“在精神上与现实对应，在文本上真我相见”。这要求就现实一些，免得用“新见解、新思想”的高寒，把作者冻僵。

说到“具有烟火气息”这提法，指杂文的战斗性吧？战斗性挺好，道理无须多说。我每年编一个杂文选本，自认找到和收到的杂文，很多还是具有一定“战斗性”的。但是有的杂文，战斗到“烟火气息”稍烈了一点儿，我不敢选；有的我并未闻到太多“烟火气”，却被终审者以“烟火”

味甚浓而枪毙；并且我揣测，几乎每一位作者，在作文之前或之时或之后，都掂量再三，或多或少地先行灭掉了一些估计会影响发表或招致麻烦的“烟火气”。经如此三番五次打磨，即使作者心中仍有点“火气”，其文也很难“冒烟儿”吧——因此离上述这位论者要求，似乎远了一些。而战斗性，也不一定高喊“打打打”、“杀杀杀”，只管放机枪，非得“具有”刺鼻熏眼的“烟火气”不可。鲁迅说过，“血的应用，正如金钱一般，吝啬固然是不行的，浪费也大大的失算”。战斗不是小孩子使气，要扎实立定脚跟，为避免无谓牺牲，很多时候须躲在掩体里，瞄准对象，有的放矢，方可取得战绩。这是鲁迅在他那个时候提倡的“壕堑战”战术，今天杂文跟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作斗争，也用得着。请看这个选本收入的刘吉同《按官“分配”》一文，用那么大篇幅，历陈某些“公仆”，是如何按官阶大小“分配”小汽车、办公室、住房、子女工作岗位、请客款额、出游地域、土地、矿藏、学位乃至二奶的。这里前三项，我想作为中国老百姓尚可理解和接受，后面的，按常理就十分荒唐，十分不堪，十分令人匪夷所思了，可这在当今官场，却司空见惯。而作者只是“引述”，并注明见于某月某日某媒体，事实俱在，谁也不能说他“造谣惑众”。文章结尾也只说了句实话：“这哪里是什么分配，分明是权力掠夺，人肉宴席。这是在喝老百姓的血，要共和国的命。”似乎有了点“烟火气息”，可一个“这”字，圈定了“烟火”并没有弥漫燃烧到“广大”干部，有理有节，谁也不能诬作者“丑诋人民公仆”。而且他站在国家立场发这番议论，虽然激愤了一些，你总不能说“喝老百姓血”、“要共和国命”的那帮家伙无罪，表达了悯民和爱国主义情绪的这位作者，反而有罪吧！

文无定法，定评也难，你认为好的，他没准儿觉得挺糟，这都正常，是所有文章的宿命。但是我想，包括上述论者在内的一些好心人，是不是对杂文和杂文家的要求，有点儿过高？就说“战斗性”吧，杂文只是口诛笔伐，不可能置人于死地。跟恶势力斗争，最后起决定作用的、解决问题的，并不是杂文，即是说，言论的作用，终究有限。如今信息时代，杂文很多时候速变速成，更像时评，通过便捷的网络，揭露腐败分子，抨击社会丑剧，一时颇能形成舆论风暴，对某些特定对象，形成一定舆论压力，

但往往只是热议一番而已。即论“按官分配”，不是刘先生写了这个短文，或者别的人写了更加鞭辟入里，更富于刺激性，更“具有烟火气息”的大作，人家就不“分配”了。

毛泽东1948年12月17日写的广播稿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》，我认为也算一篇俏皮的上好杂文。文章对敌首说，“你们当副总司令的，当兵团司令的……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，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，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牺牲了”，敦促垂死挣扎的敌人投降。可是如果没有像文章指出的，“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，我们一颗炮弹，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”这个事实，对方还在乎你苦口婆心的“提醒”或“敦促”吗！这是一个战场，就全国来说，对国民党最后打而垮之，靠的是“百万雄师”“追穷寇”。

同样道理，鲁迅也说过，北伐时期，“孙传芳所以赶走，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，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‘孙传芳呀，我们要赶掉你呀’的文章赶掉的”，“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，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”。当年包括鲁迅在内的杂文家，用比诗“尖厉”得多的杂文猛烈投击孙传芳，也没动了孙大帅一根毫毛。

再说去年发生的“周老虎案”的余波。周正龙造假案定讞之后，网络报刊，一再呼吁有关方面必须解开其中一些“明摆着”的“疑点”，在惩罚周正龙同时或之后，依法查处策划、怂恿、包庇周某造假的关键当权者，制度呀，法律呀，分析得不可谓不头头是道；可相关方面，硬是装聋作哑，至今不开尊口，令无疑之“疑”照疑，相关当事人依然逍遥法外，眼睁睁看着事件不了了之，你却怎么着？

但杂文可以影响人心，是不假的，只是我看到的当下杂文，很多还不能尽如人意。如张燕玲说，咱们还不“具备鲁迅强烈的不妥协的奋身孤往的批判精神”。咱们只管继续学着“不妥协”吧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咱们要感谢上述那位论者对当今温吞水杂文的严厉批评。

我不是杂文总管或裁判，每年却要编一册杂文选本，还要写序，便觉得选文难，作序更难。这里水平、眼光是一个问题，阅读范围更是一个大问题。我可以依我的心思选文，哪怕它只是一个段落、一种视角、几处警

句刺激了我，正中我下怀；但面对包括网络在内的万千媒体，我不能像鲁迅对编辑所要求的，“掌握更全面的情形”，一定有太多我愿意选入的文章，遗漏了。写序，我更无法高屋建瓴，总览全局，而惮于下“总体态势”、“发展趋势”之类的结论。就说上述那位批评家的大作，已经引起轰动，若非朋友介绍，我却差点儿无缘拜识。所以我一直钦佩那些下了断语，满打满算一年或更长时间杂文总账的大论，但是也有个疑问——不知论者可看尽了这个时期的杂文？

目 录

仰视很“哲学”的领导 阿 敏	1
信息公开了 爱 军	4
简历人生 安 宁	7
“眼睛雪亮”与“不明真相” 安立志	9
上帝的亲笔信 鲍尔吉·原野	12
历史真的只有那么点事儿？ 毕会成	15
欣慰与遗憾并存的袁伟民爆料 毕诗成	18
女“许霆”是怎样炼成的 柴会群	20
余秋雨破坏了君子协定 长 平	22
也说美国大选花钱 陈 章	24
远去的诗意 陈 仓	26
有没有养生书号召不吃饭？ 陈长林	29
倘若冯梦龙当编剧 陈鲁民	31
关于“扯淡” 陈四益	33
汉字不是干瘪的符号 陈先义	38
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刀尔登	41
幸亏狗不会说话 邓 刚	43
奥巴马当选是谁的胜利？ 狄 马	45
弱智是不是电视文化的宿命？ 丁 东	48
开场锣鼓打得没底气 房连水	51

娱乐，不止于死	冯日乾	54
世界为什么是干的	冯永锋	57
与道德批评相关的媒体伦理	傅剑锋	59
未完成的“测量”	高 低	63
不知道	高红十	65
中国味道什么味儿	葛兆光	68
呼吁成立“出逃贪官联谊会”	瓜 田	70
“盲人摸象”君莫笑	郭振亚	75
像木鸡一样去战斗	海 莹	77
人之不复为人也	韩小蕙	80
“人肉搜索”与犯罪侦查的“群众路线”	何家弘	83
看孔庆东教授的“敌情观念”	何三畏	86
哪个经济学家向公众道过歉	和静钧	89
“少不读鲁迅”	洪 烛	91
杰弗逊住旅馆	洪巧俊	94
一次不民主的“重要会议”	侯志川	96
朱元璋的另类“偷窥”	黄 波	99
杂文和民主	黄一龙	102
屁从嘴放	蹇庐氏	105
赵本山的“文革”为农民争到啥尊严？	蒋 萌	107
肠子与性格	蒋元明	109
2008 年的创意	蒋子龙	111
老去文章	焦 加	115
贪官私房话	孔 曦	119
给医生一把枪吧	老 土	121
倘若毛公做了杂文家	乐 朋	123
官员之死与“发来贺电”	黎 明	126

舒芜的意义	李恩柱	128
杂说“三人行”	李建永	131
当官的不会笑	李景阳	133
古代马屁奇观	李兴濂	136
人人皆可为国王	梁 衡	140
真是“不得了”	林 希	143
婚书上的语录	刘 齐	145
那才是魔术啊!	刘 谦	148
我娘与诸葛亮	刘诚龙	150
按官“分配”	刘吉同	154
老人为入狱而“抢劫”	刘绍楹	157
拒授奥巴马荣誉学位的“惯例”	刘效仁	159
忽悠忽悠我爱你	刘兴雨	162
各式“爱国”	刘运辉	164
人生有悟不白活	柳 萌	167
法律刚性来自严密	陆士华	170
我们为什么都想当神仙	马少华	172
李白如果实现抱负	马亚丽	175
话说“五〇后”	梅桑榆	178
老鼠与经济社会	牟丕志	181
大道至简	南 北	183
今天我们怎样“祝福祖国”?	潘德东	185
孟学农现在是老百姓吗?	潘多拉	187
收藏三则	彭 俐	190
诺贝尔和平奖成了和平梦想奖	乔新生	195
永远闹不懂的概念	秦 海	198
神圣无聊最无聊	阮 直	202

你选择向谁致敬 单士兵	204
面对太阳, 众生平等吗? 商子雍	206
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 邵燕祥	208
请告诉弱者“不可以”之后“怎么做” 沈 栖	212
对“人肉搜索”如此说“不” 盛大林	215
从李鸿章的那口痰说“文化差异” 石 飞	217
“区区”与“堂堂” 宋志坚	220
那是美丽的姑娘, 不是妖怪 苏中杰	222
颈椎病的非医学因素 孙道荣	225
“毛主席不是学农的” 孙贵颂	227
“温和腐败”践踏了什么? 唐 宋	230
狗屎缘何变香? 唐德亮	232
六十年, 中国人看世界日益个性化 陶短房	235
空姐学哲学 滕朝阳	237
赵本山和二花脸艺术 田嘉力	239
官字两张口 童大煊	242
“贾君鹏的爸爸”逗谁玩? 汪金友	245
乡村“意见领袖” 王 晖	247
卿本佳人, 奈何作贼? 王 琳	249
语言的享受 王 蒙	251
从今以后, 仔仔细细地过 王 汀	254
鼓浪屿上的字 王国华	256
说给凯歌同学听——关于鲁迅“大骂”梅兰芳 王景山	259
让傻瓜活得好好的 王开岭	261
黑衣人鲁迅 王培元	263
无“纯种”, 有“特种” 王乾荣	266
做个聪明的小丑 王书亚	269

从“不怕鬼”到“不怕兔”	王学泰	272
语境	魏得胜	277
骂娘爱国者	魏剑美	280
人要站起靠自己	吴 澧	282
宝玉的“情”，以及“悬崖撒手”	吴营洲	285
“荒唐选官法”比较	吴兆民	288
家住 CBD	吴志实	291
“提前二十天售票”是一种裸奔	伍里川	294
“操事件”中的零容忍和宽容度问题	西 风	296
谁带着孩子一起打碎了窗玻璃	肖复兴	298
李银河有夸赞王小波比鲁迅伟大的自由	谢浮名	301
白领为什么羡慕农民？	熊培云	303
忽悠“东方亮”	朽 木	306
理想的高低	徐 强	308
这个可以知道	徐 昕	310
需要第一个站起来的人	徐怀谦	312
论大师文怀沙的没有倒掉	徐迅雷	314
满文军作证与“亲亲相隐”	许身健	316
圣贤在谁家	许石林	318
中产阶级需要微型房理念	薛 涌	321
北京来的电话	薛林荣	323
警觉自我感动	郝烈山	327
“三巨头”认错	严 瑶	330
沉“妖”泛起	严宝康	332
今孔子后代最不该姓孔	严家新	334
不三不四的“研讨”	阎 纲	337
想当罗马市长	杨学武	339

意外之得 叶延滨	342
少许 于 坚	345
牛婆婆写给媳妇儿的信 于藏东	348
人生的自助餐 曾 颖	353
大师别颂 张 鸣	355
一棵树 张 炜	358
“爱国主义”不是救命稻草 张心阳	361
一座“水韵·森林之城”的忧思 张雨生	364
新老绅士 张远山	368
一个草根艺术家的哲学思辨 赵健伟	370
米尔克：另类的权利 赵健雄	373
“晕书综合征” 赵毅衡	375
野鸭逻辑与道德整肃症 郑连根	378
暗夜微光 周 濂	382
经济学家的馊主意 周 琼	385
帕夫利克式悲剧 周士君	387
“为地球熄灯一小时”的闹剧 周筱赟	389
一个耳光与八个主义 周泽雄	392
大师什么最大 朱 晖	395
两难 朱大路	397
从《潜伏》看关公 朱健国	400
说“门”论“道” 朱铁志	403

仰视很“哲学”的领导

阿 敏

书法、收藏、下棋、种花等诸般修身养性的“雅”爱好，因被领导作为陶冶情操的首选过频过繁，早已缺乏了新鲜感，以至于让部属们的称颂都有些难赋新词了。后来，石破天惊，终于出了个迷恋于杀猪的韶关市政法委书记叶树养，时不时亲操利刃宰杀肥猪，填补了领导剽悍型爱好的一项空白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。看着嚎叫的肥猪气息渐衰，手拎滴血尖刀四顾，自有一番“试看天下谁敌手”的酣畅，在一地猪血中完成情操的陶冶，想必也是不在话下的。

但这些修养，到底还是文武雅俗的差别，皆属形而下，能引申出来的东西，也不过一篇小文章，根本没法与另一种宏博、深奥的爱好相比——可以这么说吧，某个领导只要有了这种修养，那么他的情操就等于陶冶到了极致，能做到所向披靡无人能敌，这，就是哲学。

哲学是啥，读过高中的都知道，不知道的，请先站稳了听我说，那可是大得没边儿能吓破胆的学问，讲的全是关于宇宙观的事情。日月星辰、山川江河、草木鸟兽、人鬼爱恨，都被那个学问圈在里面。这一说就知道厉害了吧，书法和收藏之类那点破事儿，你说说，算个啥呀！所以有了此等修养，那境界，嘿嘿，仰视去吧！

像喜欢养花的领导必定在办公室有花一样，爱好哲学的领导，书橱里断断少不得哲学书籍的。它们被摆在显著位置，客人来了一眼就能扫见。尽管现在哲学系毕业生找工作的难度直追登天攀月，可如果一旦当了领导，或者当了领导的爱好哲学，它的身价立刻唯此唯尊大翻番。哟，哲学呀，学问大，啧啧。领导听了，一边满脸开花，一边“哪里哪里”表示谦虚。